

小善不小,太阳不老

■章中林

崇德向善能够辉映一座城市的品格,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力量。我们习惯于看那动人心魄的大善,而对那些散落于生活的小善往往容易被忽略。虽然它们只是水滴,只是小草,只是泥土,但是正是它们才奠基了我们社会的和谐与美好。因此,我说,太阳不老,小善不小。

一送水工把一桶水扛上六楼,手被扶手上的木刺划破了。他把水送进胡老师家,转身回来,却向胡老师借菜刀。胡老师有些莫名其妙,当听说他想把扶手上的木刺削掉的时候,胡老师心头一热。送水工离开后,胡老师把楼道里的扶手用心地削了一遍,摸了一遍。

“平时看不惯一切的人,今天怎么也‘学雷锋’?”

“我学什么雷锋?他一个送水工,一两个星期才爬一次楼,都能停下手头的工作,把方便留给别人。我天天在里面跑,这是在方便自己啊。”

举手之劳,方便自己,也是方便他人。这谈不上崇高,但不也是从心底流出的善吗?因此,我说,看见小善是一种美好,它奔涌起来,小溪一样流过你的心田,让你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,成为一个让人看着舒服的人。

小善能够提升自我修养,给自己带来小快乐。但是,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给予我们的生活空间以小善,那么它就能把爱传递,快乐也会在传递中强化放大,而划出一道醉人的霞光,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幸福和快乐。

一穿着破旧的妇人带着孩子乘火车,不慎把一百元钱丢失了。她脸色煞白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?工作人员发现她有些不正常,就关切地问她怎么了。当听说她丢了钱的时候,他安慰她,叫她不要紧张,仔细地找找。

一小伙看到了,假装路过,把一百元钱丢在她的座位底下。她发现了那张一百元,并没有露出高兴的神色,而是郑重地找到工作人员说,

自己捡到了一百元。

“你不是掉了一百元吗?怎么不对?”

“我的钱是新的,而这张被揉得卷了又卷,不是我的。你赶快到广播里播一播,掉钱的人不知道有多着急呢?”

广播里播出了这条消息。但是,随后,却又有人捡到十元,二十,一百的消息传来。当工作人员把一张崭新的一百元送到她的手上,问她是不是的时候,她毫不犹豫地收下了。

这一百元是哪里来的呢?是工作人员的,他们为了她的安心合力演了这唱戏。

小伙、妇人和工作人员都是普通的人,做的也是普通的事,却让我们看到善良之举带来的温情——季节的变化我们不能改变,但是心灵的阳光我们始终拥有。他们,正是他们串起了我们这个真善美的世界,让我们的世界阳光永在。

还记得去年冬天温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“墙上的餐桌”吗?王艳清在天津市血液病医院附近做沙县小吃。当他看到许多贫困病患和家属为了省钱点最便宜的饭菜,她发起了这个活动。没有想到,很多的市民自发到餐厅捐赠食物,有老人,有中年,有青年,也有孩子;有公务员,有教师,有医生,还有清洁工人……

一间小店铺发起的一项爱心接力,却汇聚成了一股融化人心的暖流。一份饭菜值不了多少钱,但是它所饱含着的对弱势群体的呵护、祝福以及鼓励的情感,不是早就超过了它本身了吗?

《菜根谭》云,为善不见其益,如草里冬瓜,自能暗长。小善如水滴,却能折射太阳的光芒;小善如小草,却能报告春天的消息;小善如泥土,却能孕育身边的感动……小善不小,太阳不老,因为它能唤起我们内心的良知和希望,让我们对春天始终保持信仰和力量。

冬日即景

★路来森

草 枯

草,是枯的。在北方,在冬天。

大地,好干净。山瘦了,地瘦了,瘦了,瘦了,一切都瘦了。

唐朝人叫“百草折”,能听见“咯吱咯吱”的草断声;草枯有声,生命在碎裂。

草断了,散落一地;风起了,团团飞蓬。风,裹起了枯草,就形成了一团团飞蓬。“飞蓬”,随风滚动,要飞向何方?

我知道,枯着的“飞蓬”,还是草,是草的尸骨——尸骨里寄存着草的“梦”。

于是,滚动的“飞蓬”,就带着草的梦想,不停地随风滚动。不得不,必须的。

或许,“飞蓬”的滚动,正是为了——让“梦”醒,让“梦”笑。

“梦”醒了,就是绿;“梦”笑了,就是花。

山 净

草枯了,山净了;山上有树,可树叶凋落了。在北方,还是在北方。



简清摄

没有了从前的繁茂,没有了从前的葱郁,也没有了从前的热闹。所有的绿,都变成了苍然一白,茫然一净;明明净净,宁宁静静。

树枝,也净了,一种明亮的净。每一根树枝,都变成了一把刺向天空的剑,散溢着霜寒的光芒。这把把的剑,想刺穿天空,想划破寒冷,想削去萧瑟的寂寞。

不过,对于一座山来说,净也好,静也好。净了,静了,是一种等待,更是一种修炼。在等待中,爆发;在修炼中,提高。

然后,就是更加华丽的现身。

一只鸟

一只鸟,只是一只麻雀。

城市里没有大鸟,鲲鹏都飞到天上去了,飞到庄子那儿去了;凤凰呢?飞到了“无何有之乡”?也许根本就不曾存在。

麻雀,落在了一根树枝上。树枝枯了,树枝很瘦;麻雀更瘦,麻雀是被冬天冻瘦的,毛瑟瑟。

可是,它依旧很机灵,在树枝上,跳来跳去;在树枝上,啄来啄去。赢弱的瘦小身体,仿佛在跳雪中燃烧,燃烧成冬天里的一团火。

我相信,它是在啄一个梦——一个春天的梦。一只小鸟,也是有自己的春天的。

吃 茶

窗外在落雪,一片,片片;漫天,满天。雪,是白的;天地,浑然一白。

我在窗内喝茶,一口,一杯;一口口,一杯杯。茶是红的,我吃的是红茶:正山小种、金骏眉、滇红……茶色,正好。

我,隔窗看雪;雪,隔窗嬉我。

想伸出手,托住一片雪花;看看,托住的却是一杯茶,一杯红茶。

顺手将茶水抛出,雪地里,一片红;雪,成了红色,一地红,漫天红——是唐朝的颜色。

我觉得,唐朝,就应该是红色的,红茶的红——深红。因为,那是一个厚重的时代,一个典雅的时代,一个风流的时代。

我在窗内喝茶,望雪,望唐朝。

蔬菜红颜

▲吴辰

加班到夜里,忍着饥寒去熟悉的西北面馆吃炒拉面。盘中有洋葱、青椒、红椒、小白菜等相配,给素素的面增添了色彩,让人喜不自禁。特别是那红椒,艳艳的,像是面浪里的一轮轮红日,看起来真是暖意十足。

红椒在菜园里很出彩。一片青翠中,殷红几点洒了出来,羞涩而出众,让人赏心悦目。红椒原是青椒,身子一点点改了色,悄然而决绝,像是少女学会了打扮,便一发不可收拾。红椒是金牌配角,炒牛肉、腊肉时切点红椒进去,肉的油腻感就减弱了,眼点点头红艳勾起食欲,舌头自然是蠢蠢欲动。楼下一面摊味道一般,但我还是常去,不为别的,就为那佐面的小菜——腌红椒片。老板红椒腌得好,用的菜椒,食材新

又如苋菜。苋菜是那种不常见

鲜、咸淡适中、脆甜可口,加上零星的蒜片衬托,叫人欲罢不能。用红椒的美艳填补面条的苍白,想想就觉得美。

那些红颜色的蔬菜,填补了故土菜园的苍白。

又如红番茄,一只只亮丽鲜艳,跟灯笼似的,照亮那单调的菜园。有种番茄名曰“贼不偷”,因其不管成熟与否,都是青色的。这确实有意思,但我想,一番茄若永远都是青色的,不曾发出耀眼的红润,就算免于落入贼人之手,那又有什么意思呢?青番茄炒蛋不会显得娇艳欲滴,青番茄蛋汤不会拥有十足的灵气,凉拌青番茄也是荒凉一片。青绿哪有红艳娇贵呢?

彼时不冷不热,明月在天。

岗拉梅朵

年少时的感觉中,一个人去了,别人将他(她)的名字刻在墓碑上,是铭记和怀念。随着岁月的推移,蓦然了悟到,这不仅仅是铭记和怀念,还是感恩的一种方式。

每当面对凝重的碑刻,我总会想起这样一个故事:两个在海边沙滩上结伴而行的朋友,发生了激烈争执,其中一位对另一位甩手就是一耳光,被打的很伤心,一言不发,随手在沙滩上写道:今天我最好的朋友打了我一巴掌。他们继续前行,一个浪头打来,挨了耳光的那位被突而其来的浪头卷入了海水中,打了他一巴掌的那位凭借极好的水性救他上了岸。平静下来后,他找到一块大石头,用另一块锋利的石头在上面刻下了这样一行字:今天我最好的朋友救了我。

被人伤害时,把伤害写在沙滩上,让时光之水随时带走;在得到别人的帮助时,将感恩刻在石头

上,永远铭记。这是人生应有的一种境界。

西方有一个节日叫感恩节,每到那一天,有心之人,都会怀着感恩的心情,感谢所有关爱自己的人。然而,实际生活中又是怎样的呢?

一位天命之年的农民,为供儿子完成高中、大学学业,不得不卖血换钱。连续多年,卖出的血量能装满两个汽油桶。然而,明知父母艰辛的儿子从上大学那天起,就没回过一次家,整日沉迷于网吧,荒废了学业,直至被勒令退学。这种情况下,农民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,他满含热泪,呼吁别人不要像他儿子一样,迷恋网吧,误了学业。面对一腔辛酸的农民,满座学子无不动容。事后,记者在网吧找到农民的儿子,他却满怀怨怏地说:“我爸在电视台这样糟蹋我,他有病,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。”在这里,儿子对父亲不仅没有感恩之心,还抱着一腔莫名的怨恨。

冬来了,还有叫嚣的北风,那么张扬那么肆虐。妈妈的电话也紧跟着来了:“天冷了,多穿点,别怕不好看。”挂了电话,就不再冷了。年幼的时候,被母亲一层一层地裹着衣服,像个圆圆的大粽子,那个时候,不害怕冬天,因为不冷。长大了,被母亲的叮咛一遍一遍地包围,虽然远在千里,神奇的母亲啊,依旧可以把温暖跨越千山万水地送来。长大了,依旧不害怕冬天,因为有妈妈在,哪里

下雪了,自然馈赠了我们世间最精湛的美。剔透晶莹,棱角中是和谐的美。捧起一片雪花,趁着自己冻红的脸庞。岁月精美,凝固的微笑该是生活多美好的瞬间。远处被裹的胖墩墩的孩子,一扭一扭的走在落雪的小路上,孩子走得很是小心,身后是一串串洁白的小脚印。亲爱的孩子啊,祝福你,人生的路,也能走得这么谨慎认真,让爱你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得见你坚实的小脚印。

冬游,领略一下冬天的风采,别有一番韵味。我是山的孩子,从小在大山成长,出来工作了,城里水泥建筑,正规正矩的;绿化带的花草树木,留下深刻的人工痕迹,少了那份野性,多了那份造作。这个冬天,蓦然想起,该出去走走吧,要不,在这个城里,待久了,不仅是心情闷,倒觉得连自己的本性也少了本来的面目了趁周未,阳光明媚,去山里走走,放飞一下心情,感受自然灵性之美。

思来想去,去最远的一座山吧,那座山不高,只是有些远,最重要的是,听说,那里有小溪潺潺,花香阵阵,正是我要寻找的地方。

到了目的地。空气里带着野草的味道,夹着缕缕菊花的味道,一阵风袭来,花香更浓了,此时,你想做的只有一件事,放下行装,伸开双臂,立在那里,深深吸一口气,品味这天籁的气息,来自大自然的馈赠,清新,和谐,我感受到人间的美好。山里,静得出奇,只有偶尔的鸟叫,轻轻地从天空划过,那是自然的音符。这里,没有汽车喇叭的嘈

杂,没有空气的污浊,没有人流的扰攘。我陶醉于此,我想象中的梦境,儿时的回忆,就在眼前了。不过,细细听听,对了,有水声,是那细细的水声,就在前面,应该在不远处,被山隔开了。继续前行,我要寻找水,寻找溪水。有山,有水,这才叫风景。我顾不了身边的奇花异草,快步来到小溪边,溪流山缓缓而下,轻轻抚摸一路的花草树木,它们也有感觉,微笑着点头。水,清澈如镜,看着我的心都变得洁净起来,感觉要做一滴洁净的水该多好,我有了这种莫名的想法,忍不住去感受水的魅力,我轻轻地走到小溪边,我捧一口水,放在手里,轻轻的涂在脸上,一股清凉袭上心间,那是一种畅快,一种心的刺激。

这时,溪水边走来一对老人,看上去六十多岁,精神矍铄,走起来身板硬朗,只是两位老人的银丝格外显眼。“大爷,你们也来这里欣赏风景?”我问。老头说话了,“不是,我们就住在这里面。”“没看见有房子呀?”“房子还要往里一点呢,树挡

扬长而去。

寒风肆虐,雪花猎猎。一场风雪,经过荒野般经过我。我瑟缩着往家走。我知道,阴暗处是泥土,明亮处是水洼,但还是忍不住向明亮的水洼里走。回到家,父亲竟没打骂我,只是问:想不想上了?我囁嚅道:想。父亲让我换双干棉鞋,便带我去找班主任。

班主任不在家。雪很大,也不知是否回来?父亲看看天,看看我:站门口等吧!等到回来为止。北风似刀,雪花如镖,我们收了靶子。我抱膝蹲下,才发现,父亲穿得竟是我换下的那双湿鞋!那晚,我出奇的安静,只记得,班主任回来时,我和父亲都成了雪人。

这是我和父亲的“程门立雪”。以后,我没再让父亲失望过,只是他的脚再没捂热过。

毕业后,我留在南方。那年,罕见地下场大雪。女友来了雅兴,要到梅花山采雪,学妙玉煮雪烹茶。她的“体己茶”,也只体凉自己。积雪厚,加上路滑,公交车都禁行了。女友就拿我代步——

动人的眸子,皎洁犹如晨间露,清澈恰似春江水,柔美好像初月挂阁楼。

青春岁月里,我涉水而来,想把自己,印在一个人的眸子里去。

尤其,是心仪的那个女子的眸子。

如此,举目,低眉,我都在她琥珀般的眸子里。

我的目光抚过红尘里动人的眸子,浣纱的少女从碧林深处归来,莲叶轻晃动,莲子悄悄落,鱼儿吻青石,渔舟唱日晚。

我读着红尘里动人的眸子,烟雨迢迢,春光落下。犹如与知己微雨潇潇竹窗夜话,细品清茶。

我凝视红尘里那一双动人的眸子,化作人间惆怅客,走过一片片旧时明月,取一尊素胚薄瓷的茶具,为知己汲泉烹茶。走过世间风雨潇潇,为知己衣带渐宽,瘦尽一宵又一宵的灯笼。

年少少情怀总是诗,年少眸子总有情。一生中,总会有一个人要思念,用一卷书,一杯茶,或者用一句话。

雨打房上瓦,我停驻在深深闭着的门前,等着月又西,等着窗含西岭雪,等着桂花填满无声的棋盘,等着炊烟袅袅升起,等着那个人出门,等着那个人不经意开启了门扉,遇着门外栽了几尺芭蕉树的我。

心中的渴念,不写在诗词里,不画在纸页上,不绣在锦帛内,不付于瑶琴中,只要相知的人望入我的眸子,这份份念就在细水里长流,就在山寺的钟声里轻轻回荡,就在细细的白瓷里生香。

光阴迟迟,眸子暖暖。花在枝头,人在心里。开辟一方田地,种上半亩低语,我在眸子念着知己,也在心上念着知己。

眸子动人,情愫动人。

我的眸子,也一直温暖、清澈如初。

本报地址: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: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:8224019 传真:8289000 记者部:8222759 编辑部:8223550 副刊部:8226346 广告部:8230970 印务中心:8881620 网络部:8881015

善将感恩刻在“石头”上

▲程应峰

上,永远铭记。这是人生应有的一种境界。

西方有一个节日叫感恩节,每到那一天,有心之人,都会怀着感恩的心情,感谢所有关爱自己的人。然而,实际生活中又是怎样的呢?

一位天命之年的农民,为供儿子完成高中、大学学业,不得不卖血换钱。连续多年,卖出的血量能装满两个汽油桶。然而,明知父母艰辛的儿子从上大学那天起,就没回过一次家,整日沉迷于网吧,荒废了学业,直至被勒令退学。这种情况下,农民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,他满含热泪,呼吁别人不要像他儿子一样,迷恋网吧,误了学业。面对一腔辛酸的农民,满座学子无不动容。事后,记者在网吧找到农民的儿子,他却满怀怨怏地说:“我爸在电视台这样糟蹋我,他有病,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。”在这里,儿子对父亲不仅没有感恩之心,还抱着一腔莫名的怨恨。

冬之絮语

●白国宏

你问我:“冷不冷,你个笨蛋,从不懂得啥时候穿啥。”我一阵愤怒,总是这么没大没小的欺负我。等着我再把雪球扔进你衣服里。思绪回到那个很久以前的日子,那个小镇的街上。我的步子渐渐赶不上,日益长高的身体。我就预谋已久的把一个小小的雪球扔在你的衣服,你愤怒地把大衣脱下来,那么霸道的裹着我的身上。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,你原来总是那么霸道的呵护比你大的姐姐。我一阵思念,一阵欣慰,一阵自豪。冬天能让我家的老宝贝疙瘩,长得更快。

绿蚁新醅酒,火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提着大包小包,冲进好友的住处,厨房一阵忙乱。换来了热气腾腾的小火锅,沸腾的水上飘着绿色的青菜,也沸腾着我们的欢笑。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摸摸吃的发胀的肚子,叫嚷着减肥的口号。我们的友谊在寒冷的冬天,为着一顿简单的火锅再一起升温。生活的路,似乎很遥远,寒

冬天里的春天

●张培胜

杂,没有空气的污浊,没有人流的扰攘。我陶醉于此,我想象中的梦境,儿时的回忆,就在眼前了。不过,细细听听,对了,有水声,是那细细的水声,就在前面,应该在不远处,被山隔开了。继续前行,我要寻找水,寻找溪水。有山,有水,这才叫风景。我顾不了身边的奇花异草,快步来到小溪边,溪流山缓缓而下,轻轻抚摸一路的花草树木,它们也有感觉,微笑着点头。水,清澈如镜,看着我的心都变得洁净起来,感觉要做一滴洁净的水该多好,我有了这种莫名的想法,忍不住去感受水的魅力,我轻轻地走到小溪边,我捧一口水,放在手里,轻轻的涂在脸上,一股清凉袭上心间,那是一种畅快,一种心的刺激。

这时,溪水边走来一对老人,看上去六十多岁,精神矍铄,走起来身板硬朗,只是两位老人的银丝格外显眼。“大爷,你们也来这里欣赏风景?”我问。老头说话了,“不是,我们就住在这里面。”“没看见有房子呀?”“房子还要往里一点呢,树挡

父子一场,雪一场

○葛亚夫

起初扶着,后来背着。

父亲的电话也来凑“热闹”。电视里,他获悉这边雪大,房子都压塌了,担心我,让我别乱跑……我说没事,匆忙挂了电话。女友随即缴了我的电话,命我全速前进。我们玩到很晚,也很累,回去就睡了。第二天,一开机,就是一堆未接电话——都是父亲的?

我忙打过去,父亲睡了,母亲接的电话。她说落我,昨天怎么不接父亲的电话!

我才知道,由于关了手机,父亲放心不下,竟站在门口,一夜都没睡。

又下雪了,回家给父母送棉衣。父亲坐在门旁,眯瞪着眼。雪花凌乱,时光如同黑白电视……我给他打身上的雪,可头上那层雪,怎么也打不掉。父亲笑:你个近视眼!这是白头发,哪是雪!心里一寒。我曾以为只是冬日苦短,没曾想,对于父亲,人生也一样苦短。

父子一场雪一场。时光里,父亲也是儿子的一场雪,覆盖着浮生,温暖着今世。

光阴迟迟,眸子暖暖

□王吴军

眸子最多情。

我曾独自散步在岁月中。临溪看鱼儿游动,登楼避风雨吹打,柳荫堤畔信步而行,花坞桥前微微笑,眉宇间尽是温婉。

我还曾远赴一场青春的宴,也许是年少意气,一路是仆仆的风尘,入骨的清寒,也是逢着洁白樱花铺瑞雪,藏不住眸子里的喜悦。

读古代才女,眸子里散不开的愁。读古代才女,看花如锦,轻吟着此情无计可消除,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即使是隔着遥远时光的书卷,宛若也能抚摸到那时古老的浅月深灯,醒是思量,醉也期待。

听一曲婉转的琴音,忆当年只为一入唱着一首首的乐府清歌,如今却是眸子之中皆渴望,轻叹世间知己最难寻觅。

时光的路途太漫长,人走得也匆忙,纵然有相思几许,也许那人早不愿回顾了。

年少少情怀总是诗,年少眸子总有情。一生中,总会有一个人要思念,用一卷书,一杯茶,或者用一句话。

雨打房上瓦,我停驻在深深闭着的门前,等着月又西,等着窗含西岭雪,等着桂花填满无声的棋盘,等着炊烟袅袅升起,等着那个人出门,等着那个人不经意开启了门扉,遇着门外栽了几尺芭蕉树的我。

心中的渴念,不写在诗词里,不画在纸页上,不绣在锦帛内,不付于瑶琴中,只要相知的人望入我的眸子,这份份念就在细水里长流,就在山寺的钟声里轻轻回荡,就在细细的白瓷里生香。

光阴迟迟,眸子暖暖。花在枝头,人在心里。开辟一方田地,种上半亩低语,我在眸子念着知己,也在心上念着知己。

眸子动人,情愫动人。

我的眸子,也一直温暖、清澈如初。